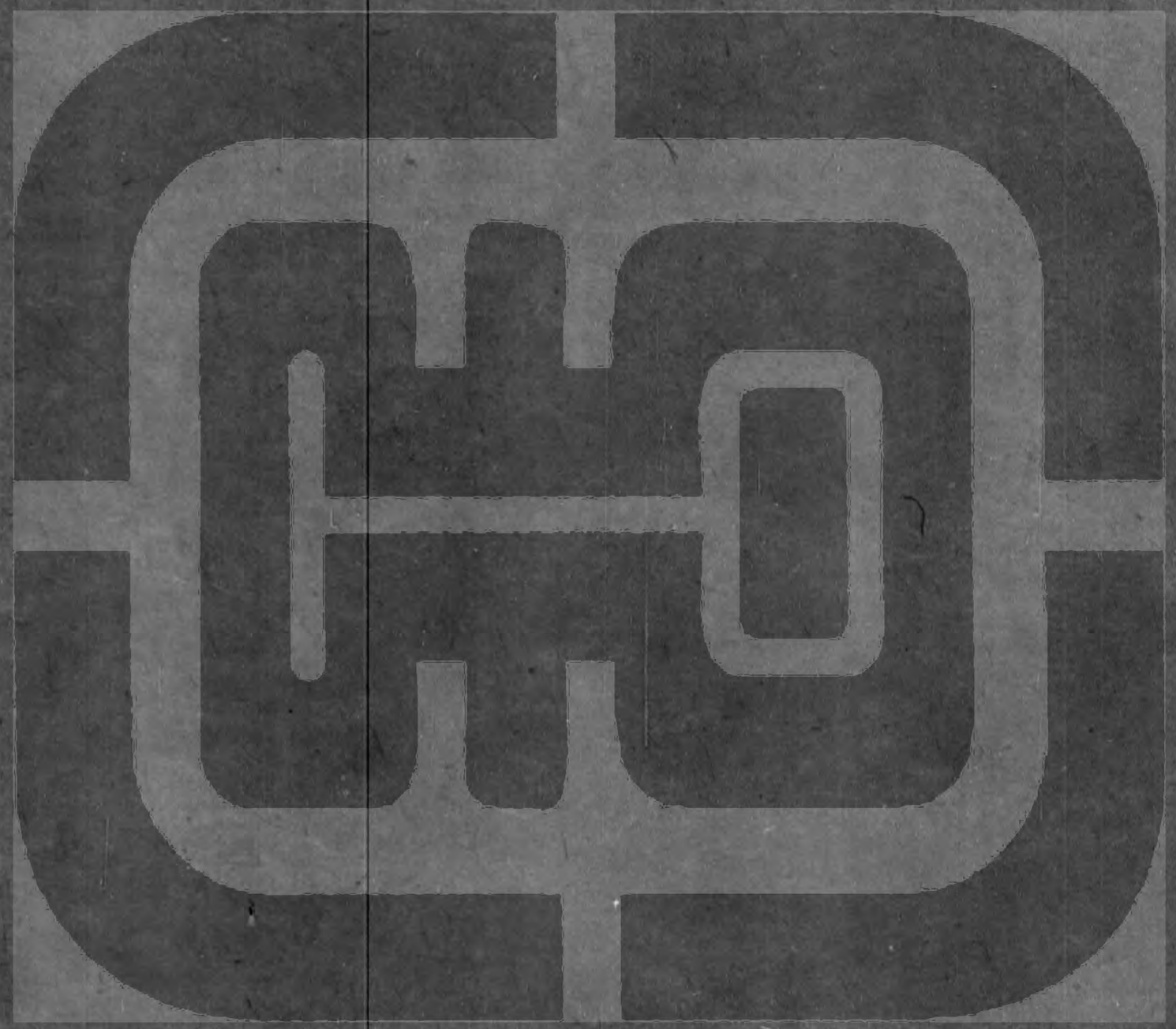


蜀

諸葛亮 子瞻 樊建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龐統 德公

法正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音密

董和 子允 黃悅
馬良 弟謖
陳震
劉封
廖立
劉琰
楊儀
王連
張裔
劉巴
楊顒
呂乂
彭羕
李嚴
魏延
霍峻 子弋
向朗 兄子寵
楊洪 何祗
費詩
杜瓊
孟光
尹默
譙周
黃權
呂凱
王平
蔣琬 子斌 劉敏
杜微
許慈 胡潛
來敏
李譔
馬忠
郤正
張嶷
費禕

姜維　鄧芝
張翼　宗預 參化
楊戲　衛繼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爲泰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家於南陽之鄧縣距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躬耕壟畝好爲梁甫吟身長八尺每自方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初亮在荊州與元直及汝南孟公威潁川石廣元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遊遨何必故鄉邪及先主屯新野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時徐庶亦見先主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諸葛

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
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
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
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
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
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
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
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而其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
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
權内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
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

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若然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受少子琮不悅於琦琦劬亮圖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即感寤陰規出計事在劉表傳中會黃祖死琦得出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操所追庶母被執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孫吳時孫權擁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走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合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義猶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庶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曹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

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位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以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所在克捷亮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
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
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
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
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其秋南中悉平亮皆即其渠
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
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
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
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

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乃還治戎講武以俟
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
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
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
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慈貞
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
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之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隨至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調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爲恨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蜀人皆賀亮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亮之罪也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

境而已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於是考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既而魏孫權破曹休

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欲出兵攻魏羣臣多以爲疑十一月亮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虛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
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
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
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
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
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

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
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
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
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
費正等而不[illegible]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
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

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
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矣然後
吳更違盟關羽敗毀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
可逆見臣竭駑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遂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
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
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
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復亮丞相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魏將張郃率將追之

亮與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
繼使尸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
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數挑戰懿亦表固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
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
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時有星赤而芒角自天
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八月亮疾

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
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
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
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便料
死也及軍退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
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
器物策書哀悼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丞相武鄉
侯印綬謚曰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

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
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
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
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
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亮初亡所在
求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於是百姓祭於巷陌夷戎祀
於郊野至是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表請乞於
近墓立廟斷其私祭以崇正禮從之是歲秋魏鎮西將
軍鍾會伐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

左右蜀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初亮未有子於吳求兄瑾弟二子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喬字伯松本字仲愼與兄恪俱有名於時喬至蜀亮以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

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首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曜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入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瞻敗時尚歎

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徙河東京入晉位至江州刺史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洛陽同爲相國司馬昭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云先是亮所與友善者徐庶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晝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壟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去止庶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

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因與亮交焉及荆州内附亮與先主相隨去庶乃與韜俱來北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庶至右中郎將建興中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嘆曰魏豈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病卒有碑彭城云晉陳壽評諸葛亮曰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誠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刑故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公天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好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

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操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操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欲白操恐羽見殺不白非君臣之道歎曰曹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遼遂白之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當立效報公而後去及羽殺顏良曹操知其必去乃厚加賞賜羽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請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操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操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操操敗還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

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乃以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命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濫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樂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

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
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
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
士衆妻子羽軍遂敗權遣將逆擊羽禽之權欲留關羽
以敵曹操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乃斬羽并其
子平于臨沮羽初出軍圍樊襄陽猪嚙其足語子平曰今
年衰矣恐不能還果敗先主追謚曰壯繆侯子興嗣興
字安國少有令問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
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

興庶子彈續封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
歲飛常兄事之先主從曹操破呂布隨還許曹操拜飛
爲中郎將先主背曹操依袁紹劉表袁表卒操入荆州先
主奔江南操追至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操卒至棄妻
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
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
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
轉在江南部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

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
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
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
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
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成都益州既
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
千萬錦千疋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
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

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
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
從閒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
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
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
飛羽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
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
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
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

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
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
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
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
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
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
騰去郿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
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

超將龐悳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
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超既統
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
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
操左右將許褚瞋目眄之超乃不敢動操用賈詡謀離
間遂超更相猜貳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操追至安定
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
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
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

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封斄鄉侯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陳倉侯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

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隨從爲先主主騎及先主爲曹操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

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其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操軍追至圍時沔陽長張翼在圍內欲閉門拒守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自後射之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作樂飲宴至

瞋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illegible]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先置魏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可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兵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祈山雲

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
敗爲鎮軍將軍七年卒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
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
亦見謚陳祇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
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
爲榮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
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龐德公從子也謂諸葛孔明爲卧
龍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德公語也孔明每
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
渡汚上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
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
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
唯德公重之使往見德操焉德操頴川人名徽清雅有
知人鑒時徽操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達夜
徽甚異之歎曰此盛德之人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
漸顯後郡命爲功曹統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迴其才

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聞統名召爲功曹及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送之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或竊問統曰如

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別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於先主先主與語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

亮並爲軍師中郎將統說先主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名貝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先主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爲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三不取終爲人利耳先主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先主入蜀益州牧劉

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

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致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

[illegible]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眞有清節高名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等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正

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嘆息松於荆州見曹操還勸璋
絶操而自結於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
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協規
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操欲遣將征張魯之
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
正既宣旨陰獻策於先主又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
之懦弱張松州之殷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
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王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
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璋從事鄭度說
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
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
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成禽耳
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
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
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二歲與璋曰正
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豪耶
沒身辱及孰棗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

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
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
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
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
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
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
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
圖速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料彊弱之勢以
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

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鉅
有萬兵皆壞陳之卒破軍之將若欲[illegible]旦之戰則兵
將勢力實不相當若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
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
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
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
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
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
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

爭客主之勢以上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唯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户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雒都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户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切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户曉

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

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操西征聞正之策乃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荊羽之恥羣臣多諫一皆不從

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存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兄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拂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謀議遷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虞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

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
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
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
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
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
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
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
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
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

從後去見者歎息既至交阯交阯太守士燮厚加禮待
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
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
有緩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
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
曹操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契
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
不忘迫於袁術放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懸心

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
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
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
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絶糧茹草飢殍荐臻死者
太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悳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
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憙即
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倉梧諸縣
吏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絶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
年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拍毒殞命并及羣從自

請妻子一時畧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討爲兵害及病
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
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
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絶欲
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
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
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
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
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

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若荊楚和平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問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介紹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歿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

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拜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約後進清淡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縈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後徐州牧陶謙辟竺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操表竺領嬴郡太守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及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

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臣謹按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女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必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出搜神記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操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投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昔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生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傾枕卧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俶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卒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迎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
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義儒士任安定祖曰昔百里蹇
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
髮而易稱顏回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
來海內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
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拯亂宜
得卓犖超倫與時殊趣者使之震驚鄰國駭動四方雖
遭凶難無所憂懼昔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
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

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襲雙名竹
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目前之飾而忘天
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足下甫欲鑿石索玉剖
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劉璋時宓
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請與州尊相見宓荅書
拒之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
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
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
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

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
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
怪子譖茲不爲立祠又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
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
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
達封禪相如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
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
公羊賢叔術之讓僕既善長卿之化謂亦宜立祠速定
其銘先王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

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家纂將功曹古朴主簿
王普詣宓談晏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
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
漢以来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或
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
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作封禪之文于今天
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簿手板也）擊頰曰願明
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
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

監生盛敏求

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以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遂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温来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後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宓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

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
敬服之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
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因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
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周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
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
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
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送葬傾
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
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蒙彊憚和嚴法說璋
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
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
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
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
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
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後爲丞相教與羣
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
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後官至右驃騎將軍和子允字休昭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駐漢中慮後主

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彝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攸之南陽人也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

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
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
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
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
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
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
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
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
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

不行其守正下士皆此類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
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陳祗
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
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
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姧險收閉將殺之而
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
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
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
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

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下詔褒稱勳績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閒浸潤故耳允所留與語董恢者襄陽人字休緒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耳雖嘗有鳴吠之勞無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者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荅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韓黥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欲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起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怨祥舉兵攻之

祥與戰敗亡荊州牧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
遣祥故所親信者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
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
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先主在荊州欲遣甥周不疑
就巴學巴荅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
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
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擢鸞鳳之豔遊燕雀之
宇將何以啓明之哉表後連辟巴及舉茂才皆不就表
卒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

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
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
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初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
諫曰劉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既入巴復諫曰若
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先
主攻成都令軍中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巴
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
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亮謂巴曰
張飛雖實武人甚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

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及先主怒解則又曰子初才智絶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袍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先主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貨寶軍用不足先主甚憂之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

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産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

之先主領荆州辟爲從事尋辟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
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
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
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奇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
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
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
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
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

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
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
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三年亮
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
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
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
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
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

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諶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諶下獄物故諶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諶猶子諶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諶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親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於始若復發法何用討賊邪良死時年三十六諡曰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是雍容高談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而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荆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二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嚮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

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
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
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
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
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
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先主定益州置
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
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

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爲巴西太守丞相諸
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五千兵詣亮
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
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
自亮卒之後士伍士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
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間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
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既歷
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爲政簡易號爲清能然持
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名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

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謂者雅清厲有文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三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父朝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父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討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

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收進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啐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

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illegible]父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
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illegible]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
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郡以達領
新城太守遣征東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illegible]疏不閒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
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illegible]若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
以懼禍孝子抱仁以陷[illegible]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
其所以然非骨肉好[illegible]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
有讒間其間雖忠臣[illegible]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

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
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
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
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
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
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
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

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材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户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與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

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
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初內徙河東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
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宓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以爲
高概節行守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也羕仕州不
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爲
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
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
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

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
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羕傳宣軍
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
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
色躑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
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
加察羕行事意以稍踈左遷羕爲江陽太守羕聞當遠
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
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

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
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
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荅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
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
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
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
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
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
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

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
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
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
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
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
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

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地明察地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義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上　通志百十八

列傳第三十一下　通志百十八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通好於亮因問士人有誰相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所

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徧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後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涪縣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鄠合聚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巂叟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二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閑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貳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

府事嚴政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督運事值秋夏之
際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還
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
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務
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
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廢平為民徙梓潼
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輕亮當自補復策後人
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宮至来提太守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
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
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
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
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
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鑒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
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陳謝深自懲責
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春琰
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
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搥胡至於以覆搏面而

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
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
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
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
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
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
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
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
延鎭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
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
羌中魏後將軍費瑶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
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
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
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
盡延旣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
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

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戰欲
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
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
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
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
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
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而廢天下之
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
禕共作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
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
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
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
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
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
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
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
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

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者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傳羣主簿皆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

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
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
當其勞劇自爲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
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
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
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
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
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
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
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
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
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
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
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
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
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
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

先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阼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康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率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　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初弋聞有魏師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知主上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不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及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納質魏相國司馬昭嘉其義就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以功封列侯弋孫彪爲晉越巂太守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柯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

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云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明允子寵先主時爲哥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叔與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均淑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咸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遷由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汶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饒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

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
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至是先主乃
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
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
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
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
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
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
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

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
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
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
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
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
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
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
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

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

毣音忙角反嗣歷三郡守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病疾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

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性素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辨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駐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以微過受罰洪不原從裔後還聞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荅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
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老
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
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
漢太守時洪亦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
人之器用也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
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
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
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初仕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
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祗懼祗密聞
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果晨往祗悉已闇誦荅
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
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邑饒諸姦穢每比
常人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擿故以
爲有術無敢欺者祗常使人投筭聽其讀而心計之不
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
服信遷廣漢太守後夷反畔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

我耳時難屈祗技祗族人爲汶山太守夷復得安轉祗
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趙直所言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緜竹令先主攻
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
督軍從事出爲牂柯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
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
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
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
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

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
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
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
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
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
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
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
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
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實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征歸至漢陽適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荅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

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此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沖者廣漢人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爲樂陵太守詩子立晉散騎常侍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篤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輿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覿王元泰李伯仁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育養人物並治甲兵以待其後坐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丕又大興師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冀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

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
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
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
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
靜嘿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
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
問其意瓊荅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
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
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舒以爲當塗高者魏
也其義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
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
有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
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
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
言乃屬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
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
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

來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之餘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撼撼許感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

嘗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傚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
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
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家業復爲博
二
益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靈帝末爲
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
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
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
呼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
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
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
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
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
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
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
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擿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
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

常廣漢鑪承光祿勳河東裴徽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
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
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
親慶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
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
權畧智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
得妄有施爲且智謀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
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
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素不
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
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書寧當徵吾等竭力
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
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爲漢司空
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
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璋賓客涉覽
書籍善左氏春秋亦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
定益州署敏與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阼

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
坐事去職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
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言語不節舉動違
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于時然猶愈於敏俱
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
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
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
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
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
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
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
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先主
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
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
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
爲博士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

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
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愽好技藝筭術卜數醫藥
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
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
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
好啁戲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
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
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
申伯亦愽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

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
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
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
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
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
長八尺體貌素朴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
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周初
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

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
言禁斷惟周以速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
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
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
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
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也是故於時更始公
孫述尤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
慕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
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

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
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
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
病齎棺繈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
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
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即
時還車及征隗囂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
恂曰賴川以陛下遠征故狡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
時降陛下自臨賴川賊必即降遂至賴川竟如恂言故

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
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
遭厄運天下三分正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
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
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
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
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
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
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

者不能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
減樂官役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
之教從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罷
瘁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
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
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
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
曰吾聞之勤大無患者恒多慢勤小有憂者恒思善多
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

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昔殷周之世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劒鞭馬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

[illegible]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

周雖不與政事而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輙據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遂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險阻斗絶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

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咸難周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師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役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

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
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
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追
赴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
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
號時世祖在信都畏迫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
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王而千里送公
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
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

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
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
正者其唯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
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
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昔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
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
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王司馬昭爲魏相國以周有
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至漢中固稱疾
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還蜀過見周周語次

因書版示立曰與午忽亏月酉沒亏與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昭果薨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興疾詣洛秦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陳壽爲本郡中正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謂壽曰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知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秀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就晉安西將軍桓溫平蜀嘗表薦焉年九十餘卒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攝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哥嫁單榮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羣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

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
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畧皆寓目自在
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
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
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
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予者曰聞之前記夫事
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
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
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

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
智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
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
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
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民生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
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
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斡茲
奧祕躊躇紫閣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
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

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
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
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戾之赫
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予聞而歎
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如其面子雖光麗
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絃之形埒
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
何言與予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
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

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
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
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眞以讎僞或挾邪以
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
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
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
寵曜其月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
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
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

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生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晧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桀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歘波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大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眞雖峙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貿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畧令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

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
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失所天心焉恃樂滄海之廣
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
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道
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彊畔庶以增廣福祥
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
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
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挾屈氏之
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

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
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老
釋何飧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
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
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
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
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
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返初節綜墳典之流芳
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肸

之優游美踈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況晧然以容裔
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未塗
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吉誓昔九方考精於
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弦
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荊雍門援琴
而挾說韓哀乘轡而馳名盧敖翺翔乎玄闕若士竦身
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
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

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
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
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
安陽令遷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正所著述詩論賦之
屬垂百篇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
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
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

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頃之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及曹操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以還南鄭北降曹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

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
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
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
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荅曰不圖
明公見顧之重也後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
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
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
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

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
入平瞻猶與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
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陳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
伶令有違法之事恢正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
姓寢而不許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
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也乃託名郡使北詣
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
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

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柯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樸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

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
陳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
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遠降於吳吳遣署闓為
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
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
闓闓數移檄永昌誘說凱等凱答闓檄責以大義辭旨
憤切闓甚憚之凱恩威遠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
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為高定部曲所
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
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
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
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
昌太守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
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
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
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

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柯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焉時張表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云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
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先主
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
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兵
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卒將士而還丞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
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懿
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
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
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
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
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
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
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
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
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

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向分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將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憒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自

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音古侯切）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名位亞於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襲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

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率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郎屬馬忠北討汶山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自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巂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忠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

西徼渠剛猛捷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
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
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于殺龔祿
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
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
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
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
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
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

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
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
鐵器用周贍蔓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户其率狼
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
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
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
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輙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
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絶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
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

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昫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瞻書使轉告恪旋軍不宜黷武將致禍敗既而恪竟以此夷滅如嶷所言嶷在郡十五年邦域寧

靜屢乞還朝乃徵詣成都吏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巂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

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荅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

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
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
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伐魏總帥諸軍屯住
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
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
應荅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言而不見應戲之慢上
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
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
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
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
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
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
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
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
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兇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
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illegible]上庸會舊疾連動未得時行
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
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

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
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illegible]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
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
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
艱實忘寢食輙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
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
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
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率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
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

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
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
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臭類也桑梓
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恭侯墓當洒埽墳
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
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者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
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
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
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

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
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爲左護軍揚威
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
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
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
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旌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
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
州牧劉璋之母也璋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

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
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曰父和請車和遣開
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
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
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
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
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
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
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

褘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褘辭順義篤據理以荅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褘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褘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褘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褘匡救之力也亮卒褘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琬自漢中還涪褘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褘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褘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褘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褘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褘復領益州刺史褘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褘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遥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褘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

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
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仕郡
上計掾州辟爲從事以父囧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
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
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
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
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
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

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
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
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
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
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
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
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
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
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

討乎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往漢中琬既遷大
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
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録尚書
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
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
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
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
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
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

卒夏維率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南安魏雍州刺
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
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
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
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
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
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
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軍入整勒
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維

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聚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其西北皆敗此先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御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

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將軍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持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劒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

盡生盛放求

鄧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鄨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勑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寬太長秋皆先蜀亡殁鄧艾字士載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義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郪邸閣督先主出至郪與語大奇之擢為郪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相與報荅永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出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荅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徂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吳主幼弱國小勢迫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吳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艾及亮比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楊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

前將軍領兗州刺史[illegible]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
與相聞餽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
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
帥百姓安堵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
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皆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
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
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與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
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同空浩曾祖父廣

陵太守綱皆有名迹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
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
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
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
討胄胄未破會徵當還群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
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
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
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

將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
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
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
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
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
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
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
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
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劒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
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
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
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
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
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
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
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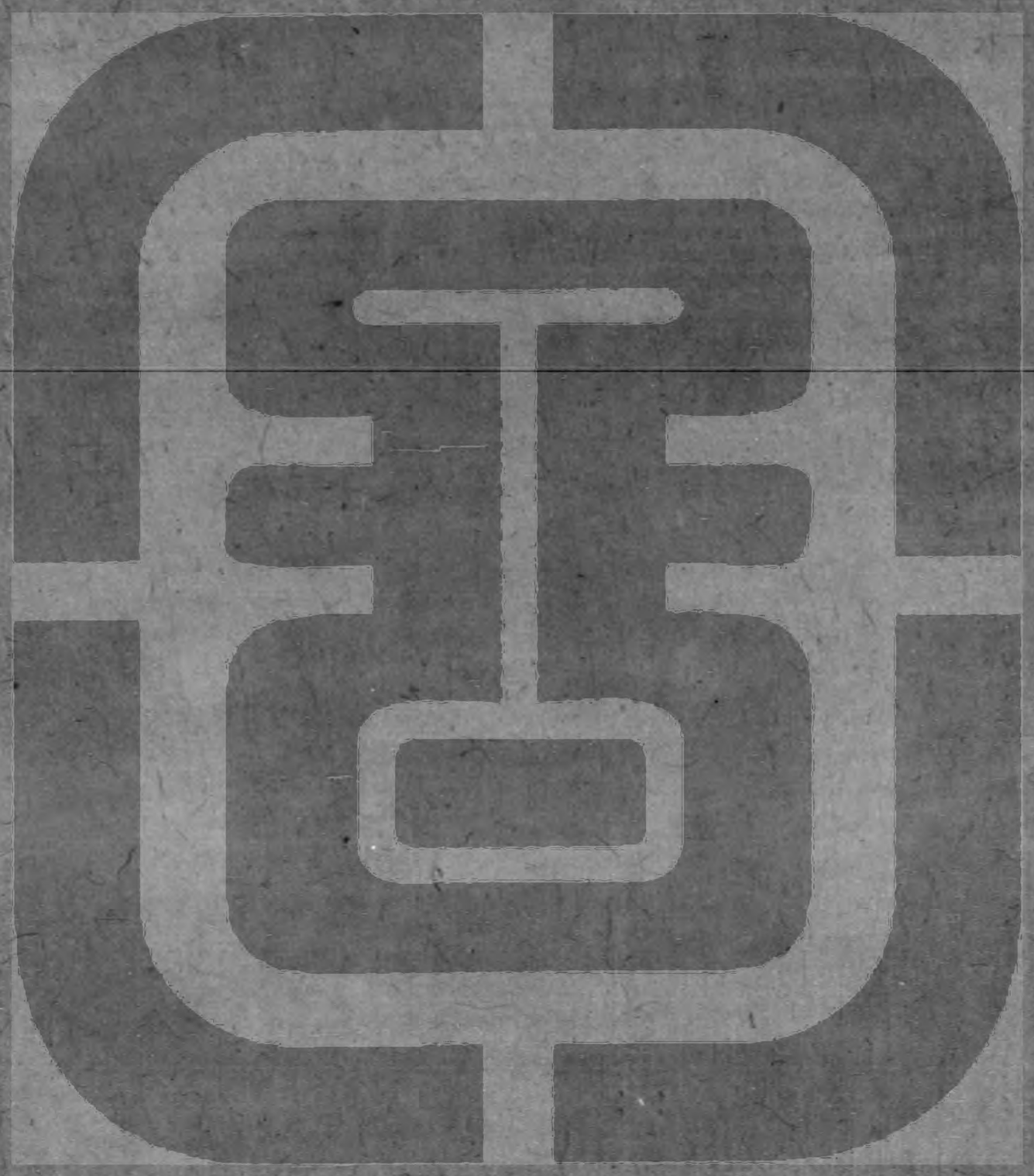
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鄉甫受兵何也預荅曰鄉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湯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及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

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籍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至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

陽道病卒

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
梓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
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
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
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
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
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
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
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慠弄

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
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畧未嘗以甘言加
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
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發頓韜無
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
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曰吾等後世終不如此長兒
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
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皆早死戲以延熙
四年著季漢輔臣贊三十餘首其所頌述世多稱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愛憐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共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列傳第三十一下